

杜會相

讀書生活叢書
李公樸主編

• 小評論選集 •

柳湜作

王

Ting-hai Wang.



上海

讀書生活出版社發

書叢活生書讀

編主撰著李

相會社

——集選論評小——

作湜柳

版出社活生書讀

讀書生活叢書

李公樸主編

社會相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柳 湜

出版者

讀書生活社
上海靜安寺路

發行者

斜橋弄七一號
讀書生活出版社
電話 三〇三二四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
電話 七四五七七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
二十五年四月九日
初版 必印 翻印
再版 必究

目次

前記	一
淺薄	五
開卷有益辯	七
最大的佈施	一二
「亮」	一四
新年巡禮	一六
實用主義的破產	二三
總結算	二六
「既成事實」	二九

癡子讚	三一
響砲酒	三四
一件驚人的拍賣消息	三六
吃魚運動	三九
「三八」的悲劇	四一
服侍不易	四三
絕對的客觀主義	四五
反對地圖上「滿洲國」	四七
工黨務農	四九
詭辯論	五二
冤獄賠償	五四
威爾遜主義	五六

宰相教戰·····	五九
隱·····	六二
學字·····	六六
低級趣味·····	六九
檢糖果吃·····	七二
衛生臭豆腐·····	七五
同歸於盡·····	七九
和平投票·····	八二
逃·····	八四
國貨城·····	八六
災荒的年代性·····	八九
僑樂不樂·····	九一

新出版法與雜誌年·····	九三
弱小民族的出路·····	九六
永慶里慘劇·····	九八
航空彩券宣傳飛行·····	一〇〇
意大利國民的意見·····	一〇三
急驚風遇着慢郎中·····	一〇五
集團出家·····	一〇八
歷史的教訓·····	一一〇
自動減租·····	一一三
看救命去·····	一一五
拒用「她」字·····	一一八
一天的日記·····	一二〇

介紹白朗女士·····	一二四
和平之武器·····	一二七
剛情和諒解·····	一二九
流亡圖·····	一三二
沉默新義解·····	一三四
摸射·摔跤·····	一三六
一個教訓·····	一三九
孩子的愚問·····	一四一
民變·····	一四四
行動中才能有團結·····	一四六
算舊賬加新股·····	一四九
捉與逃·····	一五一

暗殺.....一五四

集團主義.....一五七

愧汗.....一五九

婦女在非常時.....一六一

第三條路.....一六四

慶祝，期望和要求.....一六七

醜劇.....一七〇

理想的小型報.....一七三

是學潮嗎？呸！.....一七六

人民的公意.....一七九

沿街托鉢.....一八一

告抗爭中的學生大眾.....一八四

教訓·····	一八六
警告大公報·····	一八九
中日這時還有交情談嗎？·····	一九一
請注意國難教育方案·····	一九四
不要誇大外交技術·····	一九七
驚人的統計·····	一九九
寒假後學生回到學校第一件工作是什麼？·····	二〇三
街頭藝術·····	二〇五
狸貓換太子·····	二〇八
侵略者的作風·····	二一一
折毀人造的牆壁·····	二一四
封面木刻·····	劉曉作

前記

我過去不是寫文章的人，靠着筆桿子混飯吃，那確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纔有的事。因爲自己沒有專門研究，所以寫的東西就不能專屬於那一方面，祇是自己覺得有什麼話要說，自己又能夠說的，隨便的說出來。自己知道，把這些話移到紙上來，是不能入文學家或科學家之目的。但自己也很以此自安，因爲我是在生活中說話，是在說老實話，我沒有裝腔作調過。

這一本小書，便是從申報自由談，新語林，新生，漫畫漫話，婦女大眾，生存綫，通俗文化，中國農村，讀書生活幾種刊物上剪貼下來的東西的一種選集。因爲這裏面的文章有百分之八十是在讀書生活「社會相」這一欄發表的，所以我就把這本書送給讀書生活，作爲它的叢書的一種，書名也就用「社會相」這三個字罷！

這裏面談的是些什麼呢？

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由於社會發生事件的刺激，有的是對於某些「高論」，「妙論」之類的不滿而發出的辯證，有的是有意在拆穿西洋鏡，揭露我所發現了的騙局。所談的問題，真可以說一聲難了。但對於個人身邊的事却少道及，這是因為自己的渺小，平凡，個人身邊的事，實在沒有什麼可說，值得去動筆的。如果說一本書，一定有一個特點，這一點就作為本書的特點罷！

關於文體方面，也就寫得很不一致。這大致是因為發表的刊物性質不同，不得不遷就些。譬如新生，讀書生活這種刊物，讀者既然多是一些店員，學徒，工人，我的寫法就得盡可能的避免古今中外的典故，少用引語，話的說法也常常取正面的，在其他刊物，却有些彎彎曲曲，多帶了一點諷刺，往往把要說的意思從側面，或反面表出。全體說，我處處在求寫得好懂點，有時甯肯減少一些文字上的美，却不想使意思朦朧，晦澀。自然，因為自己到底不是會運用文字的人，這些方面便是做得不成功的。

對於這本書所收的文章也許還應該說明幾句罷！爲什麼對實用主義的攻擊要這麼多篇？談民族危機，婦女問題，自殺等同一性質的文章要收這許多篇呢？

理由是這些小評論是好比在作遊擊戰，是針對着當前發生的具體事件而寫的，敵人並不是因你割了他一塊肉就倒斃下去了。不的！我二次，甚至三次，四次的又碰到他們，於是就變爲長期和他們周旋了。在許多事件上去暴露某一種人的面貌，在多方面的去解說一事物的本質與發展，我並不覺得同一談婦女問題，就一定不能重複。

至於講到這些東西的價值，我一點不會誇張，它在發表的時候，自然是有一些用處的，印成書就沒有什麼了不起了。我並不想在文字方面求什麼成功，所以一向不在乎它。爲什麼現在要白費許多紙張與工友們的勞力呢？那是因爲這類短文章現在還有人要看，在廣西，河南許多小學，把它選作教材的也還有，現在替大家把散在許多雜誌上的文章收在一起，略爲加一番選擇，印成一本小書，也許對於某些人是一種方便罷！

我的笨筆畫出的社會相是很有限的，這些文字如果對於千千萬萬在生存鬥爭中的人

們，可能說是提供了大家看看世情的一種參考，那就算是文章以外的成功了。

柳 促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夜記於上海。

淺薄

平常不大談女人的人，偶然聽說他在鬧戀愛，就惹起熟識的人一時的譁噪，這是一種好奇心，本不足爲怪。譬如，最近幾月來，我也偶然的動動筆管了，就居然遠勞某教授在某宴會中榮幸的被提及着。據另一位朋友寫信告訴我，說某教授看了我給某某等刊物上寫的東西，十分表示不滿，理由是，「像他那樣好讀書的人，不該寫那樣淺薄的東西，爲什麼不好好的寫點正路的東西呢？」

我接到轉來的教授之言後，自然覺得很是榮幸，同是又是汗透外套。記起十年前，當教授還同我這淺薄的東西一樣淺薄的在公寓中煮牛肉吃時，誰能想到，時間不過十年而我們兩人相隔的距離，會有如此的天淵呢！教授現在是文化界的權威了，雖然我從未曾拜讀過他的「高深」的大作，而我呢，現在流落海上，靠寫一點淺薄的東西，養活孤零零的一個小生命。自然，我是夠愧死了。

「淺薄」，這兩個字用到批評我寫的東西上，我不表示反感，同時也無一點自愧之心。因為我寫東西的初衷，就是沒有預備「高深」的，我雖然吃飽飯後也愛翻翻書本，卻不會到過外國，從過名師，肚內就沒有東西，自然吐不出高論。這我不慚愧。其次，收我的文章的刊物，原本不是什麼大學的年刊，卻是供給所謂淺薄的人讀的東西，編輯先生屢次叮嚀又叮嚀的是要寫得通俗，否則會影響他們的銷路，大家會都無飯吃。所以，我每次屬稿時，在文字的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總故意求它淺顯明白，不尚高雅，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這類的刊物，我那樣的文章，會有教授這類的高人去看的。所以，淺薄二字在我並不侮辱。如果太高雅了，反有敲碎自己同別人的飯碗的憂慮。

再其次，就是關於淺薄二字的解釋了。教授對我的批評不知所指的是那些文章的一些方面。我寫的「科學小品」，一些關於社會批評的短小的文章，我不承認它的內容是如何幼稚可笑，它並不違反科學的真理，也從未有過常識的錯誤，我緊守着科學者應有的態度。至於表現的方式，我祇感覺太不通俗，太不「淺薄」，太洋八股氣味了。至於

說，你有學問，你就應說話說得人家都聽不懂，即令這話是真理，在我未當大學教授以前，我無理由要接受它。

最後，還得聲明一句，我自從離開××以後，並不「那樣好讀書」了。這因為忙於衣食故，不能不使我一天天懶了下來。但同時也一天天看不起書本子，我想，如果有一天，坐在什麼學府上，專門賣弄書本子，終年看不見着西裝以外的俗人，那到不如一面在街頭混混，一面在樹蔭下偷看幾張破報，到流通圖書館借一二冊書來唸唸，說幾句淺薄的話，那不比沒有人懂，個人坐在講台上獨白更有趣味麼？（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

開卷有益辯

近來常常有人問到讀書的問題，我總感到一種內心的不安。我記得有一次，一位在煙紙店當學徒的朋友拿了他店裏允許讀的書目來訪我，要我替他圈定幾本，我當時就拒絕了。一來是，凡圈定的事，我想，這一定要是人纔可，我那裏配呢？一來呢，我覺